

劇本紙練寫生 做特約支撐畫家夢 「御用看更」 陳勉良的「甘草」人生

在電視圈中，演員業分主配角，一般人稱為鮮花綠葉，而剩下那些非常熟悉但卻叫不上來名字的配角，甚至一集便「煞科」的資深特約演員們，觀眾親切稱呼他們為「甘草演員」。演員陳勉良今年70歲了，按照壽稱來講的話，他已經年近古稀，稱得上是電視界的一株枝繁葉茂的「甘草」了。

然而，讓許多觀眾深感意料之外的，是回望演藝生涯的這些年，雖扮演過形形色色的貼地角色，這張熟悉的面孔放在小小的電視中不為人叫上大名，但陳勉良在人生中最大的角色，其實是一位習畫幾十年、辦過無數畫展，師承嶺南派的畫家。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陳勉良出生在一個以做西餅維生的家庭，父母擁有一家不大的麵包店，「太子爺」本該順理成章地接下這門生意繼續做好做大。然而，當年必要的糖供應來自古巴，那個年代炮火不斷，打沉了幾艘貨船，貨源短缺，糖價飛升，這門營生便就此告終。陳勉良對西餅興趣也並不大，自小便醉心藝術，亦不再勉強維繫。

「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時候，和現在不一樣，香港沒有那麼多的娛樂活動。」年輕的他找到了畫畫這門興趣來消遣，便買回《芥子園畫譜》等各式畫冊自學山水畫，「直到現在我家裏都是堆滿了畫冊和關於書法的書，三四個書櫃都是，」陳勉良說，「其實畫畫真正學的是不多的，而研究哪家哪派，畫風如何，學畫畫需要大量的時間去鑽研，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步驟。」從研究中得到了豐富的啟蒙，陳勉良就這樣奠定繪畫的基礎。

走上熒幕成為「甘草」

16歲那年，陳勉良去了明德青年中心正式報讀為期三個月的畫班，「那時候的畫班很好，學費是15塊，但如果按時上齊了課，繳交的學費會退還給學生。」好些年之後，儘管經過了一定程度的專業學習，但以畫畫作為糊口的行當，顯然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一個偶然的機會，讓陳勉良走進了TVB的電視拍攝，成了一名特約演員。自此，熒幕上便有了這位甘草演員的一個個令人熟悉的身影，至今他幾乎是「御用看更」。

演戲這件事對陳勉良來說到底算不算興趣，他至今也說不清楚，「當時就是為了維生。」對角色沒有什麼「癡心妄想」，也不在乎有沒有對白，露臉的鏡頭有幾個，陳勉良在拍戲的同時也打工，工餘便是畫畫。早期的時候，陳勉良除了演戲，還在從事雕刻工作，「工作結束就會買個麵包或者吃碗麵，然後去教畫畫。」賦閒的時間並不多，他幾乎挑燈夜畫，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才最終捨棄了雕刻一職，專心畫畫，「因為畫畫很耽誤時間，需要沉浸下來，用很多心機、時間去堆砌出來。」



陳勉良師承嶺南派，習畫幾十年。



陳勉良（右）演小角色也很開心。受訪者提供

第一次拍戲是什麼時候，他已經記不清楚了，「那時候印象很深是在青山精神病院拍戲，只有4度而已，當時穿得很單薄。」一個節目的收入是80塊，對於陳勉良來說是生活的一種支持，也是繼續畫畫的基礎。「但並不是經常都有工開。」他回憶道。拍戲對他而言，除了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也能在期間「摸魚」，他說：「以前一邊拍戲就會一邊用劇本背後當成畫紙，在等的時間去寫生。」也有監製在拍戲期間請他畫一些戲中的畫作道具，也是他在影視中另一種才華的輸出。

雖然只是做特約演員，但陳勉良並非渾渾噩噩插科打諢，他正視每一個角色，也為角

色進行設計、反覆揣摩斟酌，「我其實很喜歡演出一些很正義、正面的角色。」不追求角色有多「大」，只希望變化多一些。

畫畫功力非朝夕練成

陳勉良的家裏，沒有華麗的裝飾和陳設，滿牆都是他自己的畫，屋子裏滿溢著水墨香味。但儘管畫齡長，作品多，陳勉良並不覺得自己是什麼畫畫「大師」，他說：「一個真正的大師級的畫家，是山水、花鳥、蟲魚和走獸都必須熟練，方為真正的畫家。」他擅長山水和花卉，偶爾也畫畫蟲魚，「但也並不代表樣樣都畫畫就叫成功，而是七八成的功力都能掌握之後，才有本事叫自己做大家。」

他最鍾情描繪山水，看似只得黑白相間的一幅畫背後，功力不可小覷。山水畫強調透視，無需草稿，落筆即成，「但要有腹稿，」陳勉良說道，「在下筆之前已經在心裏對這幅畫有過勾勒。」從山頂畫到山腳，從巫山畫到輕帆，一筆一劃都是歲月沉澱下來的美感。



畫出的金魚栩栩如生、躍然紙上。

翻閱陳勉良的過往報道，大多與他教授圈中藝人作畫有關，但是他說：「演藝界還是比較追名逐利，時間對這一行來說太少了。但是畫畫這門藝術，光是看也要看十多年，因為太廣泛了。」任何一樣工夫都不是手到擒來的把戲，能不能畫出真本事，大多還是要靠年月的累積，「至少是畫了十幾年之後，才能去悟到自己的派別、風格，沒有捷徑，需要很多時間。」陳勉良說道。

雖然已經畫了半世紀，但陳勉良仍然覺得靠這門手藝維生比較「勉強」，他開畫展，也與同好時常交流，但是不常賣畫，他說：「畫畫不是一個信手拈來的事情，要很看緣分。」陳勉良向來強調不為賺錢作畫，生活「簡簡單單就好」，一片初心全體現在素雅的風景畫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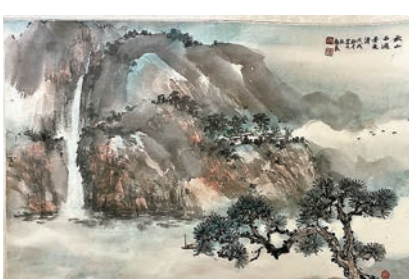
如今，陳勉良已經踏入70歲，慨嘆道：「當年覺得無論是拍戲還是畫畫，都可以說既辛苦也很享受。」拍戲時間、周期長，天氣不太好或者環境惡劣，會覺得好像很辛苦，「但過後原來你想做都沒有了！」



陳勉良筆下花卉清麗。



陳勉良最擅長山水畫。



陳勉良畫山水下筆前已經在心裏有過勾勒。

山脊上的長城修繕師程永茂：恪守匠心 傳承文化

夏日裏的北京箭扣長城掩映在山巒疊翠中，氣勢恢宏。在蜿蜒曲折，形如滿弓扣箭的箭扣長城段，部分殘損的城牆散發著滄桑的歷史感。對於64歲的長城修繕師程永茂來說，面對著美麗的風景卻無暇欣賞。他帶領著幾位長城修繕師傅，攀爬上陡峭的山脊上。踏勘、丈量、壘磚砌牆，運用傳統瓦作技術讓古老的明長城逐漸煥發新生。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長城修繕所需工人遲遲無法到位，修繕開工時間推遲了近3個月。我們現在作業隊近80人，每天在箭

扣長城四個作業面現場作業。只為保質保量按期完成修繕工作。」程永茂頭戴安全帽、胸前掛著小相機、拄著登山杖，遇到陡坡和斷崖時甚至需要手腳並用，但是在他的眼裏，路線明確。「箭扣長城三期修復工程長1,094米，哪裏地勢陡峭、哪裏地勢平坦、哪裏有殘損處，都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裏。」

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長城近年來由於自然和人為踩踏等原因，坍塌損毀較為嚴重，加固維修迫在眉睫。15年來，程永茂參與修繕懷柔區內總長近2萬米的黃花城、箭扣、慕

田峪西、河防口等段長城。

遵循原始工藝 修舊如舊

就在出發去長城的前一晚，程永茂還坐在電腦前，根據厚厚的一沓設計圖，用CAD軟件繪製施工節點詳圖。如今修復古建築的技術輔助手段和設備取得了長足進步，但是修復的準則卻一直沒變。自1991年進入古建築修繕領域，師從興隆門（木廠）瓦作第15代傳人、故宮博物院高級工程師朴學林，程永茂就一直恪守著興隆門的祖訓。「興隆門（木廠）是明、清兩代紫禁城及皇家建築初建與修繕的主要參建作坊之一。興隆門的祖訓就是修建任何工程，都要上對得起祖宗，下對得起子孫後代；不偷工減料。『一切按例辦。』」程永茂說。

針對長城施工地域廣、區段差異明顯等特點，程永茂遵循原始修繕工藝方法，按照文物修舊如舊的修繕原則，結合史料記載，對各段長城的修繕年代、工藝特點、材料特

點、砌築做法、形制等細部特點對比，制定搶險加固的修繕方案，指導現場施工。「箭扣長城作為400多年的古建築，我們原則上是以最小干預，消除安全隱患的同時，實現隨層、隨坡、隨彎、隨舊、隨殘的修復效果，從而保持長城的古樸風貌。」在長城的加固修繕過程中，長城磚規格尺寸多樣，與普通城磚的尺寸大小不一。遇到有些廠家嫌麻煩，認為訂貨數量少、成本高，希望能用相近規格尺寸的磚來替代，程永茂堅決不同意，寧可花高價也必須要燒製質量上乘與長城現有城磚尺寸一致的磚料，絕不將就。

對他來說，即使幾百年過去了，古建築所使用的材料、工藝、形制和做法仍需恪守。「作為文物保護工作者，要杜絕使用沒按傳統要求製作或不合格的材料，這是我們的責任。我們有責任把文物保護方法以及文保精神世代傳承下去。」經過多年的實踐和總結，2018年，明長城傳統修復技術進入懷柔區第六批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名

錄。這項技術的傳承接續，是程永茂目前最關心、最着急的問題。

長城部分地段陡坡和斷崖多，運送磚料的路途依然沒有捷徑，修復現場隨著山脊跑，騾子只能將磚料送到山腳下。程永茂表示，一個人一般能背上60斤左右的磚料，往往到達修復地點時，後背就被磨破了。「這是名副其實的登山作業。單程一般至少需要一個多小時，所以沒有好的體力也沒法從事長城修繕。」

當前修繕工人普遍年齡過大，年輕的就業人員不願意從事泥瓦匠。「如何讓明長城傳統修復技術得以流傳，能夠大範圍應用並得到總結和提升，還需吸引更多從事這項工程，加大對文物修繕工藝人才的培訓。」

如今，程永茂依然堅持每周至少一次徒手攀登長城，為修繕工人做技術指導。他希望自己可以在長城修繕崗位上堅持更長時間，為文物保護、文化傳承盡更多力量。

文、圖：新華社



程永茂檢查修繕後的長城敵樓門洞。



程永茂在攀爬箭扣長城途中。



程永茂用相機記錄箭扣長城的修繕情況。



程永茂（右）指導工人施工。